

猎牛

樊总粹

(散文)

我见到野牛，是在藏北高原。草原上春羔落地，长到夏天一分群，牧场就紧张了，为了寻找新草场，我和县牧业局的仁青、司机阿旺开车在高寒的无人区边缘转了好几天。

为了防止陷入沼泽，汽车象沉重的牦牛一样慢慢地行进着，那单调的嗡嗡声象催眠曲，叫人老想打瞌睡。坐在身边的仁青突然推了我一把，大声叫了起来：“快看，前边有野牛！”我一下子睁大眼睛，果然在远方有几个模糊不清的黑点。

汽车加快了速度，模糊的黑点越来越清晰，可以看清前面的小河边卧着五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身上披着浓密的长毛，头上一对长长的尖角象两把弯刀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在离野牛群二百多米远的地方停下车，这群野牛大概从未见过我们这些两腿直立不长毛的东西，它们并不逃走，而是“不失风度”地慢慢腾腾站起来，甩动着象扫把一样毛蓬蓬的大尾巴，歪着头望着我们。

“仁青，看看有瞎眼跛腿的野牛的话，你扛枪过去捡个便宜，没有了趁早把枪给我，别耽误了晚上吃烤牛肉！”阿旺快乐地开着玩笑。

“咱的枪法不是吹，上次去打猎，一枪撩倒只黄羊，子弹飞过去又捎带了一只河边喝水的野鸡，最后落到河里还穿了条大鱼呢！”

他俩嘴上向来是不长对方威风的。仁青说着话提枪下了车，将枪架在一块大石头上向目标瞄准，这群野牛并未觉察到即要发生的危险，依然满不在乎地

望着我们，我也没想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高兴得象在射击场看打靶一样轻松。随着枪响，四头野牛撒腿向雪山方向逃去，但另一头却发疯似地循着枪声朝我们冲了过来。仁青赶忙跳上汽车：“快开车，那头受伤的家伙要找咱们玩命哪！”

“臭枪法！”阿旺嘟哝着，赶紧将车向一片开阔地开去。真是慌不择路，车正疾驶着忽然猛地向前一倾，陷入了沼泽中，阿旺加大油门，汽车象掉入陷阱的狮子一样怒吼着，旋转的车轮将稀泥甩得象下暴雨，可车就是爬不出泥坑。眼看那头野牛越来越近，透过驾驶室的玻璃，已看得见野牛那愤怒溜圆的眼睛，牛的胸部受了伤，血将毛沾在了一起，它象一辆开足马力的坦克，带着死亡的旋风，直朝我们冲了过来。凭着它那高大的块头和受伤后的疯狂劲，大概一头能将汽车顶个四轮朝天！阿旺嘱咐我别下车，他拔出藏刀，观察着外边的动静，仁青的枪连响着，但野牛毫不在乎地继续朝前冲来，情况十分紧急，我头上直冒汗，心里揣摸今天这疯牛可能要送我们上极乐世界了！于是极悲壮地拔出仁青送给我的一把小藏刀，准备象西班牙斗牛士一样血洒荒原。就在野牛离我们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狂冲的野牛忽然停了下来，它象被谁施了魔法一样站在原地，焦躁地晃动着大脑袋，身子左右摆动着，但却

前进不了半步，趁这功夫我看清这是一头强健的公牛，那几千斤重的块头象一堵墙似的立在车前方，浑身隆起一块块肉腿，茶杯粗的鼻孔咻咻地喷着粗气，把地上的草吹得乱晃。奇怪！它的腿怎么越来越短了？嗨！原来这家伙也和汽车一样陷进了沼泽地！天啦！竟有这样的巧事！刚才要命的是这块沼泽地，现在救命的还是这块沼泽地！我虽然失去了当“斗牛士”的机会，但并不遗憾，而为遇难呈祥兴奋不已。这时仁青提着枪从车上跳了下来，我和阿旺也蹦出了驾驶室，站在一边看野牛在泥沼中扑腾，当它终于不再动弹时，我们先把石头垫在车轮下，把车弄出泥沼，再在汽车上拴上钢丝绳，把冒着极大风险获得的“战利品”拉了出来，装上汽车向前开去。

“你的枪法臭到家了！”阿旺说，他又转向我，“是吧！老樊？”

没等我开口，仁青已接上了话茬：“嘻！要说臭得数你的开车技术了，把汽车当老母猪往烂泥窝里赶！”

“去你的！那才叫绝活呢，要能把野牛陷进去！”

我们一起大笑，笑我们猎获了一头大野牛！



野山 陈富明 摄

古城墙

姜华

这是一段浓缩的历史墙上镀血的还阳草载进了县志秦砖上斑剥的刀枪痕是小城人辉煌的记忆墙垛上那一排排机枪孔似一组组眸子总是亮亮地瞅着你晚清的城墙上是乞儿的破碗和旧衣文革的城墙上站的是造反团的战将也有些游方郎中在城墙下练功卖艺那些信鼠药的小贩歌唱得有气无力少男少女都很神秘围着几个瞎子抽签在城墙下问凶问吉……呵！古城墙你的身旁正上映着一幕人间杂剧当一座座高楼从你身边拔起人们用镐用钎挖你刨你瓜分你

你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呵！古城墙你还能不能成为小城人骄傲的话题

秋叶寄语

杨居让

摘一片秋叶寄给你请不要在来往的行人中诉说诉说它黯淡无光的悒那那消失了的色泽唯有岁月能引起你温馨的回



无题

特别书友

张宣强

我的这位书友非同寻常，她不读书却大量买书，她已有近千册藏书了，十个大书橱排得满满荡荡，让我羡慕不已。

我搞文化工作，时而又弄弄文学，说来惭愧，藏书同那位书友相比，天上地下了。不是不愿花钱，是无那

样的经济实力。那一天，她要我为她去书店选书，她说她对此不在行。我笑道：“你需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有什么在行不在行呢？”她说不是她自己要读，

是为她儿子。她不过三十出头，儿子恐怕正在读连环画的年龄吧！她说是的，儿子的“小人书”已经不少了，如今要买“大人书”。儿子现在读不了，将来会读的。我惶惑了。她告诉我：她是个体户，有钱，为儿子存了钱，又想到要为儿子存书。儿子在校学习拔尖，将来会有学问的人。

挑选了五十多册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她取出两张“大团结”给我，说是劳务费。我不收，她说：“这怎么可以呢？”我眼



王大儒

呵，报话大楼

李淑茹

当我还是一个扎着朝天小辫的土里土气的小姑娘时，我便对你——高高的报话大楼产生过无穷的遐想和美丽的憧憬。我们一群乡里孩子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来逛西安城，你便远远地迎接了我们。你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报时声宏亮悠扬，我们在下面叽叽呱呱，捂住一双受惊的耳朵，却跳起了高兴的脚步。一群穿戴整齐的姑娘从你脚下走出，我便痴痴地望着她们，心想：她们多美！

中学毕业后，命运偏让我们这一代人放下书本，到广阔的天地里炼一颗红心，滚一身泥巴。

钢厂招工了，社员们推荐了我，我的脸一定红得似血。可表格却让队长的儿子填了。为此我捂着被子在土炕上哭得没了一气。哭过又忘了悲伤。还四处奔波讲故事，还在广播里唱一段秦腔，还在黄土地上挥汗如雨……不记得是哪一天，当蜜桃刚挂青果，玉米甩出红缨之际，我却意外地得知：我被电信局录取了，因了讲故事，因了普通话……顿时，鸟儿的叫声显出了婉转，父母的训斥变得香甜。乡亲们别情依依，一有识之士在街巷喊：电信局就是报话大楼！顿时，

周围的眼光全飞出羡慕，我的脸被兴奋催绽出两朵红云。哦，报话大楼，我奔你来了！

来到你的身边，才知你奥秘无穷，才知当好一个电信职工是何等不易。在你一双明亮而又温柔的目光下，我开始制定人生目标。无论当保管、教学生、还是去“114”干查号工，总不愿怠慢不愿落伍不愿低三下四戏弄人生。可当时不知哪来那么多的斗争和运动，人们的神心始终浸泡在大批判的洪流中，搞得倦了，便有些麻木，便不知何以应付这苦苦人生。女性的天职使我一古脑儿卷进家庭的漩涡中……

有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却发现，你高大的身影沐浴在古城艳丽的晨光中。日历已翻到1983。我糊里糊涂已步入中年。眼角的鱼尾纹翩翩起舞，而厚厚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你用一双严厉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我，我终于落下一串悔愧的泪。于是，和丈夫儿子一起，挎上书包，我们走进各自的学堂。走出小屋才知我们的民族走过了一段辛酸的路，才知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不敢放慢脚步。

在改革的年代里，你实力增强，象一位焕发着青春的中年汉子，形象更加俊美。你的身旁每天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一大批电信新人迅速成长。

报话大楼，你既象一位首长，检阅着各路大军；又象一位严父，审视着儿女们的心灵和人生。我知道我的生命已到了收获的金秋，也明白人生创造的幸福和魅力，我将苦苦去求索。你还用那一双严厉而慈祥的眼睛，看儿女们昂昂扬扬去出征……

疑虑：“你敢肯定你的儿子将来是做学问的人吗？”她说：“当然不能。可我要向这方面培养，即便自费，也要送他读大学。”“万一不能如愿呢？”“你认为我愚蠢不是？我存书，不会是吃亏的事，书，总是有用的，到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不做学问也要读书的呀，再说，儿子还会有儿子呢！”她开心地大笑，又说：“我觉得我聪明着呢！比那些存金银首饰这机那机的人聪明，你说呢？”我频频点头。

我们就是这样的书友——我选书，她买书；我读书，她存书。

我想：她存书，其实是存的期望和希望！我向她说出了久存心中的

呵，报话大楼



雏 胡义明

陽 歲 老 根 陰 壯 葉 更 綠

书法 秦北钟